郑邑旧事

祭城本末

刘文泽

祭(郑州地区念zhà)城,又名祭(zhà)伯城,原址在今郑州城区东北东风路与祭城路交会处西北角,因周公姬旦的儿子祭伯受封于此并建城而得名。昔日,祭城东西长1000米、南北宽800米,城墙高大,城河环绕,黄土裸露,夯层分明,荆棘丛生,地势险要,可惜在"文革"中毁于一旦。虽然如此,有关它的纪事本末仍记在人们心中。

据《史记》载,周武王姬发伐纣灭商后,褒封宗室子弟、功臣等。如:封吕尚(即姜子牙)于营丘(治所在今山东淄博市东北临淄镇),是为齐国;封弟姬旦于曲阜(治所在今山东曲阜市北古城),是为鲁国(实际是姬旦长子伯禽);封弟姬鲜于管(治所在今郑州老城区),是为管国;封弟姬度于蔡(治所在今河南长垣县东北,后移至今河南上蔡县西南芦冈东坡上),是为蔡国;封弟振铎于曹(治所在今山东定陶县西北),是为曹国;封弟姬武于成(治所在今陕西岐山县一带,后移至今山东鄄城县东南),是为成国;封弟姬处于霍(治所在今山西霍州市西南),是为霍国……又封纣王之子武庚禄父于邶(治所在今河南汤阴县东南),是为邶国,但只能享受邶国供养,不得亲治邶国百姓,并接受姬鲜监督。不久,姬鲜令武庚禄父到管城东郊筑城居住,是为依(殷)城。不数年,姬鲜、姬度疑姬旦之为不利于周成王姬诵,乃串通武庚禄父子周成王元至三年(前1063年—前1061年)犯上作乱,姬旦奉命东征,于前1061年诛武庚,杀姬鲜,放姬度,管国亡。为加强对东方夷族的控制,周成王对姬旦的儿子们大加封建。如:封伯禽于曲阜,仍称鲁国;封凡伯于凡(治所在今河南辉县市西南),是为凡国;封伯龄于蒋(治所在今河南尉氏县西),是为蒋国;封靖渊于邢(治所在今邢台市),是为邢国;封姬茅于茅(治所在今山东巨野县南,一说在今山东金乡县西南,一说在今河南修武县境),是为茅国;封祭公于胙(治所在今河南延津县胙城),是为胙国;封祭伯于祭,是为祭国,原管国地域一分为二,西南划归郐国(地域在今河南新密市一带),东北划归祭国。

想当年,祭城四周风光秀美:东南8公里之圃田,锦田绿秀,狐兔出没,周宣王姬静多次来这里游猎,赋诗;南5公里之古城,乃昔日之依(殷)城,也叫太子城、庚王城……楚庄王熊旅十七年(前597年),为争夺对郑国的控制权,晋国大夫荀林父曾率师大战楚军于此;西南10公里之凤凰台和西南5公里之八里湾村一带,史称东湖,草木花鸟、亭台楼榭无所不有,素有"十里熏风三尺水,红云擎出翠云香"之誉;还有仆射坡(又名广仁池)、晋王庙、祭城西北角之点军台等等,都是文人、学士、游人常到之处。

3000多年来,祭城非同一般:春秋时期,祭城为郑国之北方重镇;郑庄公时期,祭城为郑国大夫祭足(又名祭仲)之封地;清咸丰年间,对城墙予以重修;清宣统二年(1910年)起,以祭城命名的最高政府就有了区一级的建制,后又依次易名祭城乡、祭城人民公社、祭城乡、祭城镇、祭城办事处。先前归郑州市金水区,现归郑州市郑东新区。

如今,祭国都城连个皮毛也没有了,但品味祭城脉络、村民细说和风土人情,倒给凭吊者不少怀古、欣喜和憧憬之情。

岁月 布莱特 摄影

散文

唐时驴车宋朝船

王太生

唐时驴车的车轱辘辙印,宋朝船的一道水痕,总是在捧读书本的星空夜晚出现。

唐时的驴车,由东出关,一路向西;宋朝的大船、货船,在汴梁的河里忙碌。唐时驴车宋朝船,舟楫往来。

有一段时间,我经常去扬州拜访朋友。返途时,在路边等车,总是错过。不是返程车刚刚开走,在路上留下一个渐行渐远的背影,就是那车上,早已客载满满,不给机会。可以想象,如果早生一千年,我遇唐朝。那时候,唐时驴车出现了,远远地看到车上坐着一个男子,车前贴着个红红的牌子,上面写着"唐朝"二字,我恍若看到惊喜,因为它经常从我的梦里经过,于是,站在路边急急地招手。

唐时驴车总是戛然而止,车夫探出头,问一声:去哪? 只要回一声要去的地方。于是,急促地扔下一句话:上车。

坐在驴车上看风景,偶尔会遇到一两个行吟诗人,骑在驴背上,摇头晃脑。

唐时的驴车总是坐不满,半途上带人上车,所以我才有机会。也许是舟车劳顿、颠簸,或者隔着若干个朝代,车上的人,显得些许疲惫,昏昏欲睡。我觉得,扬州离我的家乡很近,坐唐时驴车去从前那么繁华的城池,也不过大半天的时间。

驴车是唐朝百姓的交通工具,边远的地方以牛车代步,但不管什么车,稍不留神,违规驾驶,也会出交通事故。新疆阿斯塔那古墓出土的《勘问康失芬行车伤人事案卷》记述,在唐代狭窄的道路上,有一个人驾驶牛车的速度够快,不能控制,压伤了的两名儿童,因为赔偿问题,打了好长时间的官司。

驴,是唐朝诗人们形神潦草的坐骑 。我喜欢看古人细雨骑驴入剑门的赶路姿势,老祖宗朴实的交通工具,有它千年的美感……

灵动的宋朝船,总是在北方的的河流上,逆光航行。停泊时,薄雾穿透树林,有几个春衣薄衫的高髻仕女,大概相当于今天的富婆或者从前的官太太,身姿绰绰地站在风很凉的河边。大船上,有一个人爬上桅篷,做着开船前的准备。

宋朝船,不论是游船,还是货船,船尾也许会标有"东京港"、"开封港"的醒目字样。这样的一种表述,说明大大小小的船,来自何方。宋朝船的归属感很强。

因为路途遥远,所以适宜写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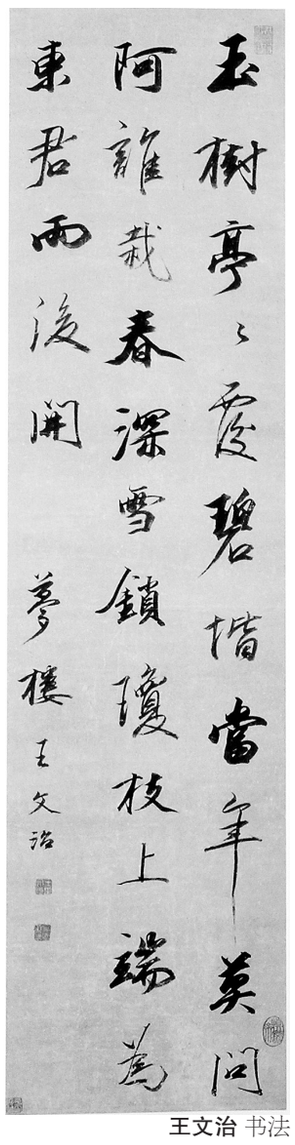
宋朝船在东京的汴河上往来穿梭,货船居多。一条条木船,首尾相衔。在过一座大虹桥时,总是要降下桅杆,水手站在船头拿着竹钩,防止船和桥埠相撞,岸上站着孑孑的人,手心捏一把汗,紧张地观望。这时候,邻船的人也在指指点点,像在大声吆喝着什么,也想做些什么,手忙脚乱。

我有一段关于船的记忆。那一年,和朋友去江南游玩。返回时,在码头买票,才发现票已经卖光。

两个人孤零零地坐在码头上,发现停泊的客船,船尾有"某某港"字样。猛然想起朋友的父亲以前是那家轮船公司的,带着试探的口吻,上前套近乎,哪知船上的人异常热情,周到地安排我们到里舱休息,不仅免了船票,还招待我们。如果是在宋朝,估计还有一坛酒喝。

要走很长、很慢的路,付出的时间、精力成本,比现代人多。可是他们乐得远行,往来奔波,从不同的地方经过,带给我们许多,他们是远古大地江河上蠕动的风景。

太鲁阁激流(国画) 梁世雄



王文治 书法

新书架

《世事天机》

田健

机关干部民主评议前夕,报社总编辑黄嘉归意外辞职,从而引出一个关于权谋、商战、女人,真实却又离奇的故事:一座千年荒山瞬间变成数千万元的资产,生动地演绎了中国财富产生的神话。

突然无中生有的巨额财富,却使获得者陷入与政府、外商和农民的重重矛盾之中。官场几经洗牌,明争不露声色,暗斗咄咄逼人,权力的运用有着巨大的操作空间和高超的技巧,瞬间使一切发生完全相悖的变化。然而,命运的光顾超出了凡夫的智慧,巨富商人突然暴亡,海内外瞩目的中外合作大项目却走向了国际仲裁,千方百计占有财富者、不惜献身的女强人、机关算尽的官员又该作何表演? 于眼花缭乱、乱象丛生之时,一代高僧醍醐灌顶,能否使一切无常归于平静……

《世事天机》为我们朴实地书写了一幅当代社会变迁的画卷,为我们叙述了一个发展中的种种财富游戏,为我们存照了一个人生成长的传奇故事。作者举重若轻,使得一部长篇小说如同佛经,因明相扣,具有俯首低耳的阅读价值和动人心弦乃至醍醐灌顶的力量。

绿城杂俎

闲话理发

陈永坤

三千多年前的西周与春秋时代,人们就注意梳理头发了。《诗经》云:"予发曲局,薄言归沐。"就是说,当你头发蓬乱的时候,快去把它梳理一下。

汉代出现了专职理发师。据《颜氏家训·勉学篇》上说,南北朝时期,南朝梁的贵族子弟都削发剃面,理发业已经相当发达了。"理发"一词最早出现在宋代的文献中,朱熹在注疏《诗·周颂·良耜》中的"其比如栉"一句里说:"栉,理发器也。"古人有辫子,对于头发的清洁卫生处理方法不同,因而称呼各异。明代叫"篦头",清代叫"剃头"。没有辫子还叫"剃头"有些不合适,于是改叫"剪头"、"推头"。

在清朝初期,剃头的并不是什么行业,而是推行剃发令的官差。那旗杆上的钢刀布原来是道圣旨,上面写有"留头不留发,留发不留头"的字样。随着时代变迁这道圣旨便被"荡刀布"所代替了。剃头行业里还有套行话,如从事剃头的叫"取三",取自满音。另外,男活叫"瞧背",女活叫"八条",剃的样式叫"帽缨子"等。早期理发业因种种忌讳,很难看到女"剃头匠"的身影,那个年代最讲究的就是男人的"威严",高高在上的头,无论如何是不能让女人用手摸的。

现在,当人们走在街道上,看见远处有一个不停旋转的三色灯柱时,马上就会知道那里是一家理发店。这种三色灯柱是世界理发行业的标志,是从国外传进来的。过去西欧国家的理发师,是兼任外科医生职务的。他们就在理发椅上为病人放血。为了说明这种身兼二任的行业,理发店画着独特的标志:红、白二色相间的柱子,下面吊着一个半圆形开口的铜盆。这三者都与放血有关:"红"代表血,"白"象征绷带,铜盆是盛血的容器。后来,理发师虽然不再替人拔牙和放血了,但这一标志却一直流传下来。至于蓝色,据说是美国理发师加上去的,为了与美国国旗上的颜色一致。

文史杂谈

死姚崇斗败活张说

唐宝民

姚崇与张说在唐玄宗时期同时担任宰相,但二人不合,经常发生矛盾和摩擦,积怨很深。后来,姚崇得了重病,考虑到自己一死,张说一定会向皇上弹劾自己,皇上若听信张说的话,就会下令将自己家满门抄斩,怎么办呢? 他反复斟酌了一番后,把儿子们叫到身边,面授机宜。

数日后,姚崇死去,百官前来吊唁,张说也来吊唁。姚崇的儿子事先把家里的一些奇珍异宝都拿出来,摆在了帐前。张说来的时候,看到了这些宝物,就盯着看了好几遍,姚崇的儿子一见,便从中选择了一些上等的宝物,送给张说,趁机对张说讲,说家父与您同朝为官,感情很深,现在家父已归天,烦劳您为他写一篇铭文吧。张说收了宝物,心中欢喜,便提笔写了铭文一篇,对姚崇赞誉极高,形容姚崇"位重如擎天大柱,育民之功可比太阳。"姚崇的儿子们得到了这篇铭文,便立即刻到了石碑上,同时在第一时间将铭文呈报给了皇上。

没过两天,张说忽然派人来索要铭文,说有些措辞欠周密,要重新删改一下,姚崇的儿子便带着来人看了石碑,说已经刻到了石碑上,而且铭文已经呈给皇上了。张说听说后悔恨地拍着胸脯连呼上当。

原来,姚崇与张说同朝多年,对张说非常了解,知道他是个小人,自己死后张说必定报复。那么怎么样才能阻止他陷害自己呢? 就是让他为自己写篇铭文,铭文是对死者死后的一种评定,几乎都是溢美之词,既然你写铭文说我是个好官了,你就不能再到皇上那里告发我了。但怎么才能让张说为自己写铭文呢? 姚崇了解张说的弱点,就是贪财。所以,就让儿子们故意把家中的宝物摆出来,待张说看的时候,赠送给他,然后趁势让他写铭文。拿人钱财就得为人办事,所以他一定不会拒绝。但张说过后肯定会想明白,一定会反悔,来索要铭文,拿回去销毁,然后再向皇上告发。因此,姚崇吩咐儿子们,事先准备好一块石碑,等张说铭文写好,立即刻上去,而且在最短的时间内将铭文呈报给皇上,这样张说想反悔也没办法了。儿子们依计而行,张说果然中计,而姚家也因此免了一场灭族杀身之祸。死去的姚崇,斗败了活着的张说。

掌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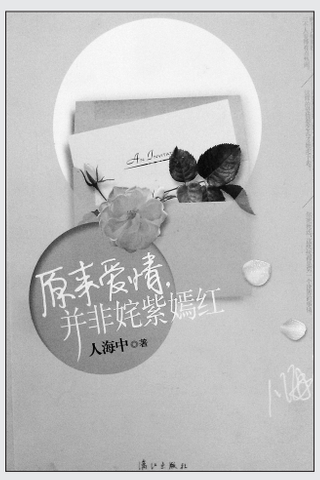
古代的信箱

王道清

由于手机电脑的便捷,当今写信的人愈来愈少了。但,在古代,书信则是人们唯一的通信工具。

我国有信箱的记载,始于唐朝。据《唐语林》记载,白居易在杭州当刺史时,与湖兴太守钱徽、吴郡太守李穰都是好友,交往密切,常常以诗互赠。后来,元稹宋会稽,也参加了他们的诗歌酬唱活动,有《三州唱和集》。因为人各一方,他们就把诗稿放在竹简里,互相寄送。这种竹简被称为"邮筒"。白居易在《醉封诗筒寄徽之》里有"为向两州邮吏道,莫辞来去递诗筒"的诗句。贯休也有诗云:"尺书载罢寄邮筒。"蒲松龄在《聊斋自志》一文中也说过:"情类黄州,喜人谈鬼。闻则命笔,遂以成篇。久之,四方同人,又以邮箱相寄,因而物以好聚,所积益伙。"由此可见,自唐代至明末清初,一直起着交换信件媒介作用的,而竹筒,可算是我国早期信箱的雏形。

连 载



我们跑到家里的时候,两个人的全身都淋透了。这个小小的公寓空置很久了,我自己都很少来。老式的大楼,年份久远,走道里暗沉沉的,我要从包里掏出钥匙,空闲的那只手却仍旧被他紧紧攥住。

我们两个人的手掌心都是潮湿的,不知是雨水,还是汗水。我好不容易才打开门,一闪神,门已经被他用手合上,随即唇上的柔软压了下来,我不由后退一步,嘭的一声,背靠到墙上。身体被他的手紧紧圈住,灼热的,他在说话,因为唇齿相交,声音模糊而压抑,听不清,依稀是在念我的名字,"留白,留白。"

一切突然变得顺理成章,我们像两只饥渴已久的野兽,全凭本能行事。拥抱在一起的时候,我发出一声满足的呜咽。好像被填满的,不只是身体,被填满的,还有那些数不清的独自醒来的凄凉夜晚,那些一个人在车里默默流泪的早晨与黄昏,那些心口上破碎已久,久到以为谁都看不出来的伤口。

楚承的眼睛在昏暗中发着光,紧紧地盯着我,久违的快感螺旋般越放越大,身体的愉悦让我晕眩,他的声音在高潮即将到来的喘息里撞进我的耳膜:"留白,我爱你,我爱你。"

爱我,他在说爱。晕眩感突然散去,我睁大眼睛望着他,咬字清晰地说:"你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。"

"我知道自己在说什么。"激情迸射的那一刻,他在我身上颤抖,然后回答了我。

几日之后的晚餐时间,我们一家四口围坐在桌前,我接到了学校电话,要去另一个城市培训一周。

我把时间简单说了,妈妈只点点头,然后笑着问:"留白啊,妈妈知道最近你在谈恋爱,什么时候也让我们见见他。"

我一愣:"妈,你怎么突然说起这个?"

"怎么? 最近常常在楼下等你的那个人不是来追求你的? 你们究竟是怎样? 你什么都不打算跟家里说吗?"

我沉默,不是我不想说,可是我心里对这段感情从未看好过将来。我只想享受与他在一起的那一点卑微的快乐,因为离婚之后,快乐已经离我太遥远了。

我想过总有一天,他会激情减退,会不再留恋在我身边,更何况我们两人的出身背景,现实就摆在眼前,何必徒增家人的烦恼?

"我跟他的确是在谈恋爱,但是我们不可能有将来的。妈妈,你就别再问了。"

"什么叫不可能? 留白啊,妈妈一直希望你能够再成家,有自己的家我们俩老才能安心,你到底知不知道啊?"

"知道。"我心烦意乱,"妈妈,我一直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,可是他离我们的世界实在太遥远了,这世界有多现实,我怎么敢去多想?"

"你是说这个人家里条件很好? 有多好? 到底是什么情况?"

我只能三言两语略略说了,妈妈听完,看着我沉默半晌,然后叹息:"留白啊,齐大非偶。"

暮色沉沉,我的心一片荒凉,是啊,我怎么会不知道这点浅显的道理,但是妈妈,我要的,不过是一点快乐,一点点就好。你怎么知道,我的心已经卑微到连长久都不敢去想象,享受甜蜜的时候总是心惊胆战,就算这快乐是用将来加倍的痛苦去换来的,可是现在的我,实在放不开,实在挣脱不了。

"莫然前两天来找过我们。"还未等我回应,妈妈抛下一个更大的炸弹,"他想和你重新开始,既然你现在是这个情况,妈妈希望你好好考虑这件事情。毕竟现在你不是做梦的年龄了,茉莉也需要一个完整的家。"

我豁然抬头:"他为什么不自己来找我,要找你们?"

"他知道你的脾气,希望我们先来做做你的工作。这次他的态度很诚恳,而且说已经和外头那个女人分开了,留白,妈妈本来不想提这件事情,但是现在看来,这倒是一件好事。"

"什么是好事?"我的声音不由自主提高了,"这么多年的感情,他说走就走,那个时候他怎么没想过我和茉莉的感受。现在他想回头了,我就一定要在这里感激涕零吗? 这个世界上,有些事情是可以原谅的,有些事情是不可原谅的,我和这个人在一起是绝不会有幸福的。"

妈妈长长叹息:"我们没有让你一下子就接受他,留白。只是希望你好好想想。妈妈老了,管不了你们年轻人的情情爱爱。你自己选择吧。"

刚才的愤怒被叹息声消退,我垂下头,握住妈妈的手:"对不起妈妈,是我不好,老是让你们操心。我会好好把握自己的人生的,你就让我自己走吧。"

我怎么都没有想到,到最后送我到机场的竟然是莫然。

我默默地坐在后座,一言不发。

三天前楚承告诉我,他父亲要他回潮州一趟,我在电话里信誓旦旦,不但会每天和他联系,而且会把笔记本带上,包括摄像头,让他能够随时找到我。出发这天我将茉莉送到幼儿园暑期班,然后做好一切准备拖着行李箱走出大门,竟然发现莫然就站在门口。而送我出门的父母立在一边,毫无惊讶之色。

莫然打开车门,我沉默不语,妈妈在身后推了我一把,形势所迫,我只得上了他的车。

一路上车厢里气氛僵硬。他不时从后视镜中看我,我扭头看车窗外的风景。车子在外环上奔驰,哪有风景可看? 我不过是不想与他搭话,相信他完全明白我身体语言的意思。可是明白是一回事,要他一路沉默到机场,我想是没可能的。

"留白,你瘦了。"他终于开口,我心里叹了一口气。

"不是坏事,对女人来说。"

"我们好久没见了,每次来接茉莉你都不在。我只遇到爸爸妈妈。"

"真不巧。"其实是为了避免见到你,每次我都故意不在,我在心里补充,再说谁是你的爸爸妈妈,不要乱叫。

"你……过得是不是很辛苦?"他声音迟疑。

"没有的事,"我仍旧没有把头转回来,好像窗外有多精彩的风景,"你看我的样子像是在挣扎求生吗?"

"你现在还是一个人吗?"

我突然明白过来,正视他在后视镜中探寻的眼睛,一字一字地说:"你今天来送我,就是为了看看我究竟是不是一个人去机场的吧? 我告诉你,现在的我,做什么都和你没关系,不用你这么过度关心。"

他大概没有料到我会这么直接,眼神躲闪:"你误会了,留白,我只是想送你到机场,尽一下我的心意而已。"

"什么心意? 你究竟在想些什么? 当初你走的时候,说得斩钉截铁,告诉我你一定不会后悔的,现在又是什么情况?"